

无元世纪之

移猎蛮荒II



四九战争后三百年英雄诞生的新舞台——莫仁新作堂堂推出！

莫仁◎著

无元世纪之

移猎蛮荒II



四九战争后三百年英雄诞生的新舞台——莫仁新作堂堂推出！

莫仁◎著

1A Q18/05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封面设计：黄志腾

无元世纪之
移猎蛮荒Ⅱ
作 者：莫 仁

出版发行：西藏人民出版社
经 销：青海省新华书店
印 刷：青海省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60 千字
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：5000 册

ISBN7 - 223 - 00984 - 5/I·272 定价：16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作者序

无元世纪，是数年前胡思乱想下的产物，一开始，只是揣想着当武功进入未来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

很俗套的，历史背景从人类科技进步到足以毁灭自己的文明开始，由世界的纷乱导引出合成入掌控世界的纪元，在人类被合成入有计划的原始化之后，终于出现了一个救世主；他利用人体修炼聚能的方式，使众门徒突破原有体能的藩篱、成为与合成入争斗的骨干，最后终于使人类脱离合成人的控制，并开创一个新时代，从此以无元纪元，故称无元世纪。

当时创作的第一套作品《星战英雄》，是无元七百多年的故事，那时科技已经重新建立，残留的合成入与人类相安无事，但因为数百年的和平，地球人口渐渐密集，因此产生了两个殖民星球，故事的起头，就是由一个殖民星的叛乱开始的。

既然有这样的设定，过去数百年的历史自然会在故事中流泻部分点点滴滴，其中包含了救世主吴定岩神话般的传说；无祖门徒与合成入拼搏的历史；当合成入放弃统治人类之后，人类自己再起争端数百年，也就是新大陆与旧大陆的分分合合的故事；然后才到《星战英雄》的故事时代。

原始设定上，过去的历史，也都是一套套计划创作的故

事，但故事写的慢，人生却变化的快，第一套作品，描述无元六世纪故事的《星战英雄》推出至今已经数年，思想上，观念上都有所改变，计划中的故事推出的机会也越来越小，但，描写无元四世纪的故事总算已经成书，并开始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也就是您手中的这本——《移猎蛮荒》。

这本书，有着莫仁一贯的写作风格——比如平凡到可称庸俗的取名方式、缺少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主角、俊男美女数量不足等等；但……当然也有莫仁尝试变化与突破的地方……希望能帮助大家度过某个无聊的午后。

目 录

作者序	(1)
第 十 九 章 无皇七世	(1)
第 二 十 章 封脉之术	(18)
第二十一章 雪舞之变	(38)
第二十二章 纽熬大劫	(54)
第二十三章 剑心扬空	(70)
第二十四章 元婴心剑	(89)
第二十五章 单向跳跃	(105)
第二十六章 黑暗区域	(123)
第二十七章 科技之都	(139)
第二十八章 五世之子	(155)
第二十九章 卓卡出世	(176)
第 三 十 章 脱困之道	(194)
第三十一章 狭路相逢	(211)
第三十二章 形迹败露	(230)
第三十三章 初入蛮荒	(244)
第三十四章 暂居大云	(262)
第三十五章 历史演说	(279)
第三十六章 音爆肇事	(297)
年代 大事纪	(313)

第十九章 无皇七世

赵宽、冯孟升、吴耀久，三人迅速地飞回木屋。既然吴耀久背着病得要死不活的史弥，冯孟升又提着昏迷不醒的曹匹傲，那两个小女孩，只好由赵宽一手抱一个，拖着就往外跑。

临出门，冯孟升目光一转，见到屋角放着一把旧剑，总比空着手好，他抓起那把剑，跟着掠出了门外。

一出门，赵宽领着两人就往林深之处奔，奔出没多久，果然听到纽熬港传来连续破空声，似乎正有许多人向着这个小森林飞来，三人也不知道躲不躲得了，且先避上一避，看能不能逃出此劫。

虽然说是小森林，但也有几十公里方圆，藏个千百个人只是小事一件，赵宽等人找到一处还算隐密的林荫，小心翼翼地躲了起来，这时那两个小女孩早已吓得脸色发白，说不出一句话。

好不容易三人速度缓了下来，绑着马尾的小女孩才战战兢兢地说：“大……大哥哥……”

“嘘……”赵宽连忙低声说：“乖，不可以说话，坏人会听到。”

两个女孩目光四面望望，似乎真的有些担心，连忙闭上嘴巴，三人对视一眼，都稍稍松了一口气，还好她们乖巧，否则若两个小女孩闹了起来，难道也把她们打昏吗？

想到这里，冯孟升低声对吴耀久说：“刚刚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什么？”吴耀久愣了愣。

“这个家伙啊。”冯孟升把手中的曹匹傲放到地上，讶异地说：“怎么会一打就昏了？”

“喔。”吴耀久呵呵轻笑两声说：“背心经脉联系脑神经，只要在适当的地方，给予适当的震荡，自然能让人陷入昏厥。”

“还有这种功夫？”赵宽也起了兴趣，凑过来说：“什么叫适当的地方？”

“这七、八个地方都可以。”吴耀久手中刚好有个史弥在，把他翻过身来，在他背后指指点点地说：“这几个地方，只要能量能穿破护体气劲，入体的时候加上震字诀，一打就昏，比起直接击打脑部还安全。”

“会昏多久？”冯孟升接着问。

“这可不一定了。”吴耀久摇头大刺刺地说：“基本上与对方功力，以及我们出手的力道大小有关，还是要看经验。”

“你很有经验？”赵宽不怀好意的笑说：“这个家伙可以昏多久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吴耀久立刻说不出话来，说老实话，他其实也是第一次用，哪来的经验？见赵宽直接问到重点，吴耀久只好招认：“我……我也不知道。”

赵宽也不穷追猛打，目光转过不省人事的史弥说：“这下麻烦了，我们还能进城吗？”

“不进去也不行。”吴耀久沉声说：“看样子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踪迹，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担心。”吴耀久指的自然是那四大高手。

“可能是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出位置吧？”冯孟升猜得颇准，他顿了顿说：“不过曹家军若是倾巢而出，我们也不

可能是对手。”

“先解决小妹妹的肚子问题吧。”赵宽回头望着一脸难过的小女孩，跟着说：“他们似乎从西边开始搜，暂时该没有问题。”

“又不能生火。”冯孟升迟疑地说：“怎么解决？”

“交给草包。”赵宽突然往外一窜，胖胖的身躯隐入了密林之中。

“你要怎么弄？”冯孟升疑惑地问吴耀久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吴耀久不知不觉问已经习惯了草包这两个字，愣愣地说。

隔了片刻，赵宽单手抓着一只脖子已经折断的野雁，又窜了回来，一面说：“他们动作好快，转眼已经搜了三分之一了。”

“这么快？”冯孟升目光一转说：“这么说来，他们并没有认真搜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赵宽说：“这个地方该没有问题。”这儿沿着地面还勉强可达，但上方巨木浓密连绵，想从上方飞行扫视，十分不容易。

“拿去吧。”赵宽一把将那头野雁扔给吴耀久，一面说：“你不是会烤木头？烤熟两只雁腿总没有问题吧？别弄焦了。”

吴耀久这才想起自己的功夫偏向炎刚，确实可以把肉弄熟，接过大雁，吴耀久心知这时也没时间洗剥，他手一扯，一只雁腿霎时撕开，吴耀久功力催至掌心，手过之处，羽毛纷纷卷曲焦落，吴耀久两手缓转，隔没多久，雁腿便开始冒出了阵阵的香味。

冯孟升这时顾不得吴耀久料理食物的功力如何，他抽出长剑，缓缓在身前挥动，复习着这阵子体会到的剑法。他发现，心法与身活固然是牢牢相扣，但剑法却是独立于外；也就

是说，“破魂剑法”与出自“雪舞心法”的“雪魂心法”，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心法与身法虽不易一蹴而就，但他却可以快些熟悉剑法，日后内力若能提升，剑法的威力自然会逐渐增加。

他演练了片刻，觉得自己又熟练不少，一面隐隐察觉到空中迅速交叉搜索的曹家军，已越来越接近正上方。冯孟升收回长剑，转头一望，却见吴耀久正笑呵呵地望着那两个小女孩，而女孩们正大口大口咬着雁腿，一面拿着吴耀久的水壶咕噜噜地猛灌。

他倒是有闲心逗小孩子玩。冯孟升摇摇头，实在想不出来，一个从小身份是皇储的人，怎么长大了会是这个样子？就算没接受什么特殊的领袖培育训练，总也该稳重些吧？实在不知道皇都的人都在想些什么。

冯孟升目光转向赵宽，见赵宽又抓着一颗石头发呆，冯孟升眉头微微一皱，传音说：“赵宽，你那功夫还要多久，才不会一出手就飞出老远？”

冯孟升虽然传音给赵宽，可是吴耀久近在咫尺，自然能感应到冯孟升内息的传递，他自然而然地回过头，望着两人。

冯孟升微微一愣，猛然想到自己这么一来，岂不是把吴耀久当成外人？但在情在理，实在不适宜同时向吴耀久发话，冯孟升只好向吴耀久一笑，至于笑中是什么意思，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

赵宽听到冯孟升的话，他回过头传音说：“可能还要十来天。”

“不能快些？”冯孟升心里有数，赵宽若是练成，可能就成了眼前三人中功夫最高的，现在十分需要他的功夫。

“急也没用。”赵宽摊手说：“不是我自己能控制的。”事实

上,这种气道的功夫,可说是千丝万缕地探入,赵宽根本没法借着自己的心念操控加速,换个角度说,也没办法停止不练,总之时间一到,自然会水到渠成。

看来还是只能靠自己。冯孟升摇了摇头,继续揣摩心法,他自知这段日子自己未能专心修练,除了内息仍逐渐增益外,其他部分已颇有停滞,但不练又不行……在这个环境中,除了提高自己的功夫之外,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?!

是这样吗?这样对吗?冯孟升迟疑了,功夫练得高的人,就能掌握天下,那万一功夫高的人不是好人呢?人民岂不是毫无抵抗的能力,冯孟升定不下心来,走到吴耀久身旁,传音说:“吴兄,我有一事请教。”

“哦?”吴耀久愣了一下才说:“请说。”因为现在上方随时会有曹家军飞过,彼此说话自然都是以传音对答。

“上次听你提过。”冯孟升说:“被南极洲保留的领导团议事制度,其实有名无实?”

“当然。”提到这个,吴耀久就来劲了:“且不说许多老议事死于黑暗十年,那些当初被带走的议事,后来还不是变成傀儡?他们虽然似乎依照着过去的制度,但事实上,整个领导团已经被新皇、新后所把持,据我判断,那新皇功夫这么烂,又整天录制影片播放,必定是专责宣传,这公婆俩一文一武,把持大权……”

“等等。”冯孟升见吴耀久没完没了,连忙打断他的话说:“但新大陆这里,无皇可有实权?”

吴耀久脸色转为黯然,吁了一口气,隔了片刻才传音说:“你说的没错,无皇确实没有实权,皇都大权,其实掌握在首席武士王崇献的手中。”

“也就是说,功夫够高,才能掌握实权?”冯孟升摇头说:

“这如何使得？”

“当然不行。”吴耀久愤然说：“其实无祖当年设有解决办法，只可惜后来出了问题。”

无祖有传下办法？真有办法？冯孟升愣了愣才说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吴耀久沉吟片刻，似乎考虑了一下才说：“无祖当初不希望就此世袭，计划转为合议模式，让每一任无皇由领导团遴选，此人未必功力最高，但却是人民最愿意托付的人。”

这自己也知道。冯孟升心急地说：“但那人功力不高，如何能防止世局纷乱？高手贰心？”

“无祖当然有办法。”吴耀久惋惜地说：“选出的人，就算不是第一高手，至少也是二流以上，只要让他学一种武技，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功力，岂不是瞬间成为第一高手？”

“短时间内功夫大为提升？”冯孟升愣愣地说：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那功夫叫做‘柱国先修’。”吴耀久一摊手说：“我只知道失传了，其他都不知道，我爷爷也许多知道一些。”

“柱国先修”冯孟升眼睛瞪得老大，两颗眼珠子只差没跌出眼眶，他吃原地望着吴耀久，又回头望着正抓着石头玩的赵宽，一时之间，想叫又叫不出来，整个人僵立着，不知该如何反应。

“怎么了？”吴耀久讶异地问。

“等……等等。”冯孟升奔过去，一把抓住赵宽，把吴耀久说的话，传音重说了一遍。

赵宽可也愣住了，手中的石头滚跌而下，恰好砸到他的脚趾。总算他功力增强，挨砸的瞬间身体自起反应，没受到什么伤，而且这时也没时间痛，他正怔怔的想着，这样的功夫，怎么

会流落到自己师父的手中？

吴耀久见两人神色古怪，却不知道自已说的话，哪一部分让两人反应如此激烈，愣了愣才传音对两人说：“你们倒是说话啊。”

该说什么？赵宽与冯孟升对视一眼，还是赵宽发话：“老吴，你刚刚说‘柱国先修’失传？什么时候失传的？”这句话是同时对两人传音。

吴耀久怔了怔才说：“百多年前新大陆内乱，无皇四世遭人暗杀，此功自此失传。”他的声音一样也分传两人。

冯孟升听了当即接口：“所以后来的无皇五世、无皇六世，才因此无法掌权？”

“也并非仅仅如此。”吴耀久摇头说：“爷爷本身体质不适合练武，只能修练到延年益寿的程度，但他老人家却因此想通，习得高深武技，也不过徒惹祸端而已，所以我老爹和我，也一样不打算练太厉害的功夫，只修习第二流的内功心法，求个延年益寿而已。”

原来如此，难怪这位皇储功夫这么差。话说回来，在他人把持大权的情况下，若吴耀久功夫进步太快，恐怕只是徒遭杀身之祸，也难怪他们这么选择了。

且不管“柱国先修”的问题。冯孟升皱眉说：“但如此一来，也不代表解决了问题。”

“怎么解决？”吴耀久摇头说：“除非所有的人功夫通通降回第三次大战以前的模样，但若是那样，谁知道合成人会不会再出问题？”

没想到问题这么大。冯孟升首度把“神算无遗”用来思索这样庞大而牵连全球的问题，脑海中一阵混乱，只觉得千头万绪，不知道得花多久时间，才能把这些事情通盘整理出来。

冯孟升在发呆,赵宽却脸色一正,向吴耀久说:“若再度找出‘柱国先修’呢?”

吴耀久苦笑说:“真找到,老爹大概也不敢练了,练那功夫固然能快速提高能力,但一来我们练的不是一流心法,二来功夫提升也不是旦夕之间,四世已是前车之鉴,岂能重蹈覆辙?”

赵宽一呆,不知该如何继续下去,他本来心想,若这功夫当真是无皇代代相传的心法,还给他们也没什么,可是吴耀久这么一说,岂不是给他们也不要?

赵宽正思索间,吴耀久已经叹了一口气说:“我第一次听到这功夫名称,是见到过去爷爷在位时颁下的法条中,有一条十分莫名其妙,后来追问他老人家,才知道这功夫的由来。”

“什么法条?”赵宽自然而然地询问。

“修有、持有‘柱国先修’者,得终身监禁或予以捕杀。”吴耀久瞪眼说:“你看是不是莫名其妙?我问了半天,爷爷除了跟我说出刚刚那一串,却也没说为什么要宰了会这功夫的人。”

这话说出来,赵宽与冯孟升两人,可不敢再说自己练过,否则一向大义凛然的吴耀久一时想不开,突然来个依法处理,两人可就会大伤脑筋。

两人的震惊,其实还算普通,若是李鸿在场,可就更会大吃一惊,弄不清楚无皇五世既然下过这种命令,为什么还会帮他逃出皇都?

“原来那功夫……”冯孟升呆了呆,忍不住说:“是给功夫高的人大幅进步用的?”

“是啊。”吴耀久想了想说:“也好像谁都可以练,不过如果练的其他功夫太烂,这份功夫会反噬的样子……细节我也记不得了。”

这话可说得两人心中都毛毛的。自己以前练的功夫若不叫烂功夫,那天下就没有烂的功夫了。会不会出问题啊?李鸿呢?他又有没有遇到问题?

※

※

※

※

这时李鸿正带着班绣蓉往下方山林藏,一面心中大叫好运气,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救出班绣蓉。他自然不会落到下方的人堆中,飞下时一转,已经飞进了山林密处。

这时上方六人分成两个战团,打得正火热,谁也没时间注意李鸿跑到哪里去了。在铁门西云这边,自然认为李鸿是下去探视伤兵,而在瓦德军这边,却认为这些人本是一伙,也不在意李鸿溜走,所以李鸿这么一走,竟然是无人拦阻。

李鸿刚刚飞下去不久,随即听到迅疾的破风声,似乎在瓦德军那边,又出现了高手,李鸿心中一沉,有几分为铁门西云担心,是以不立即远遁,打算先躲在林中偷看片刻。

带着昏迷不醒的班绣蓉躲到一丛林木之间,才刚稳住身形,李鸿果然看到一个人影迅速的划过空中,向着战团飞来,那人才看清战况,蓦然沉喝一声说:“住手!”

这时两方还在远距离攻防战,一方连绵不绝地轰出刀劲,另一方却是不断地以剑气破击,这种状态下,分开两方其实并不困难,关键只在于瓦德军的人愿不愿意停下遥击的气劲;此人看来身份功力都比原先三人高,瓦德军方三人立即停手,同时往后飘退二十公尺,远远闪开。

铁门西云也不进逼,他稳住身活,目光凝视后来的一人,见那人与自己年岁差不多,铁门西云心中暗暗警惕,说老实话,四大军团的实力毕竟比其他地方军团高上一筹,与自己同

年的人，功夫大有可能比自己高。

那人皮肤与头发的颜色与前三人差异不多，不过头发比三人都还长上一些，可能也是瓦德军嫡系人物，他一双蓝色的眼睛直望着铁门西云，隔了片刻才说：“这位是铁门军的什么人？”

“铁门西云。”铁门西云沉声说：“本人乃阿尔巴城外西令，奉命……奉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四面张望，却没看到李鸿与班绣蓉，他不由得顿了下来。

“那个家伙呢？”圆脸青年也叫了起来：“居然溜了？”

“哪个家伙？”后一人沉着脸说。

“就是从皇都逃出的那家伙。”青年连忙说：“他们是一伙的。”

“李鸿不可能是皇都逃出来的。”虽然没看到李鸿，铁门西云心中已经有些忐忑，但他仍坚信李鸿没有那身功力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中冲来阿尔巴城。

“那命令说的不就是李鸿？”圆脸青年刚刚似乎是忘了这个名字，这时听铁门西云一说，他瞪着铁门西云说：“你岂不是自打嘴巴？”

李鸿真是被通缉的人？铁门西云愣在那儿，说不出话来，后来那人则轻哼了一声说：“你们的传讯设备，连七、八百公里都传不了？”言下之意，铁门西云只要向阿尔巴城查询，自然知道真假。

问题是以阿尔巴城的科技来说，只要超出五百公里，就没法传讯了，可是铁门西云自然不肯承认，只脸色微微一沉，闷哼一声说：“不劳费心。”他目光一面四下张望，想看出李鸿跑到哪里去了。

那个圆脸青年还不甘愿地说：“这人明明与他们是一伙的

.....”

“住口。”壮年人吟了一声说：“这些可是正统的铁门军，若与那人是一伙的，整个铁门军都会受到牵连，这不可能。”这话虽然听起来是斥责自己人，但其中的威胁之意却十分明显。

铁门西云看看去找不到李鸿，但他仍不相信李鸿真是骗子，目光中不由得流露出焦急的神色；而躲在林中的李鸿，可真是痛苦莫名，正要冲出去道歉的时候，目光忽然转到了班绣蓉身上，李鸿不由得一愣……自己若是出去，班绣蓉该怎么办？

铁门西云怎么看也看不到李鸿，这时，他那两位统军也觉得不对了，其中一人忍不住说：“启禀外西令，那位李先生……说不定真的有问题。”

“住口！”铁门西云怒叱一声，声音中带着失望与愤恨；李鸿听了不禁暗暗顿足，自己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也实在对不起铁门西云的真心相对。

瓦德军团那个壮年人，看到铁门西云等人的表情，已经大概知道状态，他也不追问，回头吩咐说：“传下号令，四面追搜那人。”

“是。”圆脸青年立即向着腕上的一圈怪东西低声说了一串话，远远偷看的李鸿不禁暗暗讶异，原来这儿的传讯方式竟如此方便，当然，若非他看过铁门西云对方盒子说话，绝对猜不出圆脸青年在干些什么。

对方已经下了命令，而眼看铁门西云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李鸿虽然惭愧，总算安心了些，他暗叹了一口气，带着班绣蓉隐入林中，缓缓飘身而去。

李鸿飞出去没有多远，突然间西方又传来连续的破空声，似乎正有许多人正向着这个方向飞来，想必是瓦德军团已经